

個案（不是某特定案例，有修改過一些個人相關內容）重複說，自己的童年被母親毀掉了！母親把她的童年塞滿了各種補習課程，她常覺得自己什麼都沒有，一輩子只熟悉孤獨，心情不好時只有動物是她最好的朋友。但是她目前的工作能力，卻是來自當年課外語言的教育。近來她更痛恨的是，母親不斷地跟她要錢，她罵母親是個永遠填不滿的黑洞。她只想遠離母親，雖然她還是跟母親住一起，但是以恨意回填母親的黑洞，而不是以金錢填滿母親的口袋。

治療師在三個月前告知個案，因為私事需要終止她的治療。個案沈默了一會兒表示，很想知道治療師何以要離開？治療師表示，是個人生涯規劃的事。個案接著繼續抱怨，母親當年如何毀了她，讓她什麼都沒有了。

下次來治療時，個案仍談著和母親的衝突，抱怨母親拿走了她的童年，拿走了她的一切，讓她一無所有。後來突然提到，她覺得上一次被治療師打敗了，自己被掏空了。然後說，她已經約了新認識的朋友，要去旅遊三個禮拜，態度很堅定。治療師嘗試多了解她的想法，是否她的旅遊安排，跟治療師提出三個月後將終止治療有關？她堅決否認，然後談她在工作上以及和母親的事情。直到這次會談結束前，大都是在談和母親的事情，很明顯的不滿，直到治療師說，今天時間到這裡。她馬上站起來說，三個禮拜後見，開門時，還回頭說，她一定會再回來。

我依著麥克巴林（Michael Balint）在《基本謬誤》裡所區分的三個領域來說明。一是跟「伊底帕斯情結」有關的症狀，理論上這是可以藉由古典的詮釋技術，讓當事者有所了解的領域。第二種是「基本謬誤」區，個案好像原本就存在著某種難以言明的、空虛和沒著落的感覺，這不是語言可以直接觸及的領域。第三個是指人原來就有的「自戀」區塊，是還沒有客體經驗的領域，雖是自戀但有創意地讓自己活下去，這也是語言難以直接觸及的領域。

所謂「語言難以觸及」的領域，依我的想法，就像標示那是什麼區塊，如「基本謬誤」或「自戀」區塊，但是這些名稱並無法直接涉及領域裡的內容，如同我們在地圖上說，這是「台北」，這兩個字是標示了一個區域，但是它的細節則不全然能藉由語言說得清楚，雖然語言試圖有所描繪。

我的臨床經驗搭配巴林的部份說法，以「是不是語言可以說清楚」或者是「語言能否說得到那種感覺」的假設，再區分成三個層次，而有的層次還是言語難以抵達的所在。

最先遭遇的是「矛盾衝突」的層次，這是「伊底帕斯情結」的所在，是詮釋的語言可以抵達的地方，是對於分離和失落的反應。例如，這位案例描述她和母親之間的衝突，以及她常是站在父親這邊，甚至常想替父親出頭，覺得父親的一生也毀在母親的手裡。這些衝突矛盾，可以找得到現實的理由來支撐她的判斷，也是她說服自己的方式。這是外顯上像「伊底帕斯情結」的三角矛盾衝突，若以治療師提出三個月後，要治療終止的事為例，個案下次來診療室說，她已經要和另一位朋友去旅行，意思是，要先把治療師拋棄在前，她要比治療師更早離開治療。

這是表面上容易看見或看得清楚的，三角情結衝突的情境；個案以結交新朋友，來取代治療即將終止而產生的被拋棄的感覺。這是一種行動化，個案用能力所及的範圍裡，去結交朋友和旅行而需要請假，所以三週無法來治療，做為直接表達被拋棄且憤怒的方式。從這角度來看，這是文明的心理機制運作後的成果，不是採取直接的憤怒和攻擊，而是以間接但意識上又不會太困難理解的方式，反擊治療師的拋棄。

這是一般語言可以觸及的現象，以交新朋友和去旅行來達成目的，也是技術上假設，以詮釋可以讓個案了解行為或症狀裡潛在的動機。不過，以這種常見的案例來說，這個案早就大聲說過，她是戀父情結了！然而心中糾葛不曾停止過，她的失落和空虛，她覺得自己一無所有，她的一切都

被母親剝奪走了。對她來說，這種感受不只是伊底帕斯情結的矛盾衝突感，而是另有其它恨意和難題。

第二層遭遇戰，是類似於乳房好或壞的層次。個案對於母親的恨意，有如伊底帕斯情結裡，她和母親競爭著父親，她對父親無限同情，覺得她和父親都是受害者，她跟父親是綁在一起的。不過她又覺得母親剝奪她，讓她一無所有，這倒不見得全然是前述三角關係裡，競爭所帶來的結果，而可能是有某種更原始更難言，卻是更固著的經驗。

這些更原始的經驗，使她對母親的恨意裡，不全然是針對眼前的母親這個客體，而是在生命更早期就已經有被剝奪的感覺，彷彿是在餵奶時就累積下來的深沈感受。這在治療過程裡，常讓治療師覺得不可思議或難以了解。何以她對母親是那種態度？而且是無法只以她是跟父親聯盟，因而展開對母親的恨意來詮釋，也就是在治療過程裡，從個案累積來的感受，是某種更原始的、片斷的，不是整體母親的印象。在這裡就暫且採用克萊因論述的焦點：「母親的乳房」做為比喻，來建構這種感受。

個案的挫折是來自更早年的嘴巴和乳房的關係裡，胃部難以溫飽的經驗。個案所呈現出來的經驗，除了是來自和父親有關之外，她跟母親衝突的問題，是缺乏溫飽的直接情緒反應，這種源自於挨餓的感受，以不斷找原因、找對象，來展現難以言說的處境。引用克萊因的「破壞本能」說法，那是起源於自戀被破壞而出現的反應。依克萊因的主張，無法即時供應奶水的乳房，是壞的乳房，如比昂所說的「no breast」的no是壞的意思。

原本只是對部分客體（乳房）的不滿，但在成人階段述說那種經驗時，卻常以整個客體（母親）為對象，因而在個案所說的衝突故事裡，主角是她眼前的這位母親。其實那種經驗是更原始的，針對乳房的不滿，而不是針對整個母親，因為整個母親勢必也做了不少讓個案滿意的事。但後來常見的是，原始經驗瀰漫整個母親，或者，後來變成父親也被拉進來的

「伊底帕斯」衝突。

這種描述的方式是臨床常見的現象，意味著那是言語難以直接觸及的原始經驗，因此後來所說的故事，雖然大都是以完整客體的角度，來描述自己的那些原始經驗，卻常是覺得無論怎麼說都說不清楚，或者就是無法清楚描述那種感覺。也就是說了很多故事，來解釋自己的問題，但是轉眼之間又覺得，有種莫名難言的不安。何以這種言語難以觸及的領域，是以匱乏為主的感受？甚至被加上「壞」的說明？

個案後來述說時，也會把父親放在故事裡，這可能不是伊底帕斯情結的戀父，而是生命更早期的，如葛林所說的，第三方在母親的情感和態度裡所呈現的，母親心中的父親形象。這種「父親」也是片斷的客體印象，而不是完整的父親客體。因此在聆聽個案描述時，除了一般較易清楚了解的伊底帕斯情結的衝突矛盾之外，在這些清楚的故事背後，有零散破碎、難以理解的緣由，讓個案做出某些反應。

這是言語難以抵達的層次，除了因為未獲滿足的失落，依克萊因和比昂的解讀，還帶有「壞」的意味，反映在個案，讓她始終覺得，母親是害她一無所有的人，雖然她目前可以有工作度日，但是那些經驗和成就，始終無法蓋過對於母親的「壞」的感受。

臨床經驗可見的是，在「壞」的感受之外，還有空洞的死亡層次，這是我列為第三層次的課題。以這個案來說，她在各種衝突和恨意裡，還帶有某種更難以言明的空洞和死亡感，她常常會覺得生不如死，或者覺得自己就像是死的活人般。她在生活上的各種衝突愈聽愈像是，她真的需要這些恨意和衝突，如果缺乏這些衝突，她反而不知道如何過日子，因此治療師總是聽到她跟母親、同事都不合的事。有些個案會因為這樣而無法好好保有工作，這個案由於自我的妥協機制，仍是較接近「現實原則」，使得她雖然有不斷的各式衝突，但總是在某個關頭就停了下來。一如她在聽到治療師提出，三個月後要終止治療後，安排了旅行三週，但是離開診療室

時，她表示會再回來，讓原本存在的競爭和攻擊，侷限在某種程度裡而不致完全崩解。對她來說，就算是維持著不走向完全崩解的關係，但是似乎充滿了死亡的況味，所有生活上的衝突，都不是為了生存，然而實質上的確是有股生機，但總是很快又展現死亡的味道，慢慢走向衰亡的意象。

假設第三層的遭遇是「死亡本能」層次，在嘴巴和乳房關係的失敗和失落裡，是經驗到克萊因學派所強調的壞客體，以及源於破壞本能的死亡感覺，個案感到自己一無所有，卻又一輩子想要吞下整個世界。這不是矛盾衝突，是基於破壞而呈現的妒嫉，既破壞了客體也毀滅了自己。以這案例來說，是有這種本能動力驅使著她走著，不是她主動的破壞。

克萊因以「破壞本能」來代表「死亡本能」時，從臨床來說可能仍是有爭議的地方。「破壞本能」是否等於「死亡本能」？克萊因的「破壞本能」是帶有主動的嫉羨（envy），而這個案有部份呈現出主動攻擊模樣，使得關係常常很緊張。個案雖說三週旅行後會再回來，但這是在安慰治療師，讓治療師不要挫折嗎？

個案在整體上是有破壞的現象，也有看似克萊因所說的「憂鬱形勢」的修復功能，同時她也呈現某種空洞和空虛感，反映著她仍是緩慢走向死亡的況味。她在人生大海裡掙扎和衝突，好像要讓自己活著且活下去，但是以低自尊的形式活著，如同佛洛伊德在《哀悼與憂鬱》裡提到，在重要客體失去後，顯得低自尊，讓自己覺得不值得再活下去。不過，這個案也如目前我們在診療室裡常見的，不致於如佛洛伊德在《哀悼與憂鬱》裡描述的，那種能量低到沒有生的氣息。她的生活仍是生氣活躍，只是整體來看，很容易就感受到，如果她再不處理或自覺，可能會在充滿生氣的衝突裡，一步一步走向衰竭。

不過，這畢竟只是我們的假設，有些狀況還沒有發生，做為治療師要能視而不見，雖然就算看見了，我們也未必可以馬上幫上忙。但是總不能因此就停下來啊，至少觀察和描述仍是值得的，且有需要持續。這個層次

裡所隱含的本能，尤其是「死亡本能」，並不是我們想著這四個字，就能直接觸及它的所在。因此我們和個案一樣，只能在外顯的象徵代表上打轉。並非象徵物不重要，就心理學來說，如同兒童的遊戲是很象徵性的活動，卻是兒童生活裡相當重要的部份。

至於這三個層次，在個案身上是以混合的方式出現，因此很難只從表面問題，或單一次的呈現來做判斷，而是需要經過長期的治療過程，除了聽個案所說的故事外，還需要個案的感受和想像，再加上猜測，做為整體上形成某個假設的基礎。我的想法是，任何症狀的橫切面，其實都同時包含著三個層次，它們是共時性的存在。

不同的個案，或在不同時候，他們所呈現三個層次的比例可能有所不同。我假設，愈是第三層次的內容，愈原始，愈接近「精神病」，愈會讓治療師覺得不可思議，愈難以想像怎麼會這樣。那麼，如果是語言無法抵達的領域，「撫慰」是有作用的嗎？或者「撫慰」是有作用，但只能部份程度產生作用的因子，且不全在於言語本身，而是伴隨著其它被統稱為「態度」的課題，例如：分析的態度。

 摘錄自《生命荒涼所在，還有什麼？》，可撫慰與無可撫慰的分析